

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有位女配角,造型夸张,出场便是浓妆艳抹。两腮抹上了五颜六色的粉,讲话行事主打一个“俗不可耐”,用上海话讲,伊有点“十三”。

这位姐姐,叫石榴。

花如其人,石榴花也是有那么点“十三”的。欧阳修有词云“五月榴花妖艳烘”,“妖艳”二字尚不足以形容,非得加上一个“烘”字,石榴花的热闹烂漫翻了个倍。周星驰拍电影,刻画小人物也讲究工笔细节,难怪深入人心。

盛夏,“妖艳烘”的榴花,红彤彤地盛开一季,入了秋,还是不肯低调,摇身一变,就有了石榴。古代石榴是贡品,我听过“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杨贵妃不但爱荔枝,还爱吃石榴。唐明皇对她太过宠爱,甚至当着百官的面,亲手剥石榴喂她石榴籽吃。百官见状,甚是不满。杨贵妃看在眼里,恨生心头,就跟唐明皇告了小状,说百官对她不敬,见她就侧目,也不行礼。皇上震怒,命百官见到贵妃一律跪拜……

没吃过石榴的时候,听到这故事,当时觉得杨贵妃“作”,但同时还悠然神往,好奇这东西有多好吃,竟能迷住贵妃和君王。后来,市面上石榴渐多,我也终于能吃上。

剥石榴,先得找一个点突破,好掰开表皮,露出石榴籽肉。太用力,石榴籽纷纷掉地,很扫兴;剥得太轻,又见不到什么肉。这时,想起唐明皇喂杨太真石榴的故事,突然理解了百官为什么群情激愤。原来,剥石榴本来就不易,又要把石榴籽剔下,一点点喂给她吃,费时又费事。想想皇上在朝堂上伺候着爱妃悠悠悠悠吃着石榴,群臣看着干瞪眼,没法说正事,还得苦站着,那确实得生气。但因为这件事,我想,唐明皇大概真的很爱杨玉环吧。

朋友张小姐,吃石榴一绝。看她拿起果实,不知有什么秘诀,在石榴上选一个突破口,从这点上微微用力,剥开,露出红宝石一般的果肉。让我剥,一定掰成两半,落下一堆石榴籽,她的力度最佳,果肉完好。明成竟说石榴“明珠在腹,开口示人”,剥得漂亮就有这样的审美效果。再见她悠悠扬扬地把石榴籽一点点取下,几粒聚成小小一捧,再一起放入口中,整个流程,简直让我相信她可以创建一个“石榴道”,去和“茶道”别苗头。换我,就粗鲁多了。往往一掰一大块,不分经经络络,连着果肉一起扯下,满满一口塞进嘴里。李商隐说“榴膜轻明榴子鲜”,大概跟我一样,吃石榴是“肉夹馍”,一口吞。

好石榴真甜,轻轻一咬,红宝石一样的果肉就在嘴里炸开,鲜甜的果汁会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幸福感。但我这样的吃相,是要被张小姐嘲笑的说。她说我这吃相“忒十三”,我便想起电影里那个十三分兮的石榴姐。

市面上也有简便的石榴吃法——榨汁,最适合我们这些懒人。街上不少摊贩专门卖生榨石榴汁。必有一台榨汁的机器,生铁铸就,样子像个微型水压机,把稍稍削皮的石榴放进去,转动金属手柄,使上劲,紫色的石榴汁就开始哗啦啦地流出。不知道为什么,这榨汁机就是不能用电动的,必须人工来压,仿佛一用电,这杯石榴汁就少了灵魂,变成了工厂流水线出来的大路货。吃货人的穷讲究,有时候就是这么愣。

据记载,石榴是从西域传入中国。打开后因石榴籽累累,当时热爱大家族的古人,很喜欢它“多子”的寓意。但我,没那么多讲究,只是独爱石榴的那份清甜。秋意已浓,里尔克说“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我总觉得说的就是石榴。水果店里石榴飘香,正是季节,不妨多吃多赏。

湘潭老街,名气彰者,当数城里头9总至18总正街。七八公里路程,自我懂事起,便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两旁商铺,买卖兴旺。经数番改造,繁华胜昨。

若论餐饮,此处虽无豪华酒家,然饭店小炒店蒸菜店米粉店面条店饺子店麻花店臭豆腐店粉店等街旁店铺,不胜枚举,且价廉味美。对我来说,爽口之物竟属米粉。10多年前,我爱吃面条,对米粉了无兴趣。一次,偶闻靠近湘江河畔的18总河街店米粉好吃,特去品尝。自此钟情于它,如同爱上人间尤物。三四十平方米铺面。入门买单:递上三四元,换取一支三寸长的条形木筹。有右边靠窗,几位大嫂有的配碗,有的下粉,有的抖勺勺放粉罩,分工明确,纹丝不乱。碗碗米粉,热气升腾,接二连三地递给顾客。门外坪中,搭个雨棚,上盖油毛毡。油锅蹲于煤灶之上。一汉子揉搓面团,切成条状后扯长,溜入翻滚油锅;一女子拈圆长筷,将它上下翻腾,或握住圆筒铁勺把,兜住搅拌潮湿的拌葱面粉,浸入油锅……硕壮油条、圆溜溜葱油饼,一一搁上油篓、夹入碟中。你递上筹码,一手端粉、

一手端碟,迈进侧旁餐厅。厅内小桌,排列有序,上搁盛满剁辣椒干椒粉末蒜碎子的小碗,以及酱油、陈醋瓶,却无腌菜榨菜油渣等配菜。骨头汤浓稠泛白,熬出了汁液,味道绝佳。顾客络绎不绝、绕桌而坐。待吃饱喝足,打个饱嗝起身离开。

河街改造之后,买筹下粉炸油条油饼之地及餐厅,合三为一。我亦成店里常客。

钟情米粉

蒋鸣鸣

秋瑾故居旁,有一对老年夫妻所开粉店。入门靠墙3横排、计6张条桌,中留过道;后边锅灶齐备,下粉煮面;再往后一杂屋。地下整洁,桌面干净;碗筷出自消毒柜;盛梅干菜细条榨菜细碎藕丁剁辣椒大蒜子油渣子的碗,以及酱油陈醋麻油瓶,搁放灶头。

婆婆子把厚长米粉切成条状,老头子将粉塞入笊篱,伸进铝锅滚水中烫几下,倒入舀好骨头汤的粉碗,添上肉末乃至煎蛋,端给客人。食客浇酱油陈醋麻油,搅拌几番,再挖几调羹配菜,便能大快朵

因为外婆,才有了我的四达里。

外婆一年四季总是坐在楼门口等我,无论炎夏还是寒冬。四达里位于山阴路的南端,走进去,以为只是一条细细长长的弄堂,两边都是石库门房子,其实到了里面才知道,右侧的房子都属于“后门”,若走到前门,蓦然间就横着竖着地生出好几条弄堂来了。外婆住在四达里靠近弄底的那栋房子里,早前是可以从临平路一侧进去的,后来,那里砌了墙,封住了,只能从山阴路进出。山阴路自然是好的,僻静、安宁,只是对我外婆来说,她要花很大的眼力,这样才能越过一整条弄堂,看见我出现在弄口的身影。

外婆的眼睛并不好,视力一只浅一只深,所以她戴的眼镜有一片厚得真就是啤酒瓶底,尤其过了九十岁后,还有白内障,但是,这并不妨碍外婆的眼光。四达里建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进进出出的不单是人,还有许多的风风雨雨。外婆住的亭子间很小,朝北,终年没有阳光,大风大雨却扑得进来,一旦刮风下雨,外婆便不慌不忙地把木窗关上,还把插销插紧。亭子间在二楼,木扶

形尖顶,像古代的粮仓。在北方打谷场上,的确经常看到这种东西,但它们不是“高高的谷堆”,而是高高的麦秸垛,打完麦子

打谷场

李晓东

之后剩下的麦秸垒起来的。麦秸的主要用处,也是喂牲口。但小孩子却发觉了它另外的功能。夏收时节,杏成熟了,李子、枣等已长得很大,但还是绿的,咬下去很涩。麦秸垛,就是捂熟生李子和枣的好地方。在高高的麦秸垛上掏一个洞,把青李子或枣放进去,再封上。麦秸垛密不透风,温度很高,二三天就把李子、枣子捂得又红又软。不过,如不小心,也会出点小事故。有一次,妈妈到地里干活,让我拿着钥

匙,带弟弟和大妹妹玩。快中午要回家时,一摸口袋,钥匙不见了!到我们上午去过的地方和来回路上找了几趟,都没见到。我和弟弟非常紧张,觉得犯了大错。把大妹妹送到妈妈干活的地块边沿,然后躲着不敢回家。当然,很快被找回来,也没挨打。该做饭了,进了不了家,只好把门“摘下来”——老家的门是两扇,中间用搭链连接,然后上锁。每扇门上

下端各有一个突出的轴,顶在凹下的小坑里,两手卡住门扇,向上向外一抬,门就被“摘”下来了,根本不用费力。几天后,我和弟弟去取麦秸垛里的李子,第一把掏出来的,却是钥匙!原来,从口袋里掏李子时,把钥匙也放进麦秸垛了。

还有一次,险些酿成大祸。一些不够垒垛的麦秸堆放在打谷场的库房里,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上面玩。忽然,我的拖鞋陷进麦秸堆里,怎么也找不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拖鞋在农村绝对是稀有之物,我从矿上穿回来,很有点骄其同伴的意思,结果却不见了!我很难过,也很生气,就给表弟说,把这堆草点着吧。我掏出放大镜,表弟不同意,他说看电视里面,几个小孩点着麦秸,着火了没跑掉……于是我作罢,继续寻找,终于找到了。

打谷场有棚厦,三面有墙,正面敞开的高房子,有村里房屋的一倍半高。用来堆放未打的粮食,防止被雨淋湿。一次,几个小伙伴站在棚厦顶,看谁胆大,敢跳下去。下面虽然有些麦秸,但距离还很高,都不敢跳。这时,一个后来上来的小伙伴,直接跑着跳了下去,很是拉风。受他示范鼓励,大家一个个都跳下去。由于下面的麦秸很薄,着地时腿稍微有点疼。以后,“跳房子”——这才真是跳房子,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几乎天天跳——可惜现在不敢了。

打谷场有棚厦,三面有墙,正面敞开的高房子,有村里房屋的一倍半高。用来堆放未打的粮食,防止被雨淋湿。一次,几个小伙伴站在棚厦顶,看谁胆大,敢跳下去。下面虽然有些麦秸,但距离还很高,都不敢跳。这时,一个后来上来的小伙伴,直接跑着跳了下去,很是拉风。受他示范鼓励,大家一个个都跳下去。由于下面的麦秸很薄,着地时腿稍微有点疼。以后,“跳房子”——这才真是跳房子,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几乎天天跳——可惜现在不敢了。

打谷场有棚厦,三面有墙,正面敞开的高房子,有村里房屋的一倍半高。用来堆放未打的粮食,防止被雨淋湿。一次,几个小伙伴站在棚厦顶,看谁胆大,敢跳下去。下面虽然有些麦秸,但距离还很高,都不敢跳。这时,一个后来上来的小伙伴,直接跑着跳了下去,很是拉风。受他示范鼓励,大家一个个都跳下去。由于下面的麦秸很薄,着地时腿稍微有点疼。以后,“跳房子”——这才真是跳房子,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几乎天天跳——可惜现在不敢了。

梯又窄又陡,而且楼道里的电灯泡老是坏的,黑咕隆咚,可外婆却走得笃定,她一只手扶着木栏杆,一只手捧起胸前挂着的饭单,那饭单是卷起来的,里面放着煮牛奶用的小锅子,还有碗盏,还有调羹。

走下楼来,就是后门的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公用厨房,有户人家放了一张硕大的八仙桌,留给外婆的只有一只点地盘。外婆喜欢把楼门打开,这样,阳光就照进来了,油气就排出去了,让人心里亮堂、舒畅。外婆搬了一只小凳子坐在门口,放眼而望。她喜欢看那些像万国国旗般晾晒在头顶上的衣服、被单、尿布……她会说,我们弄堂里又有小宝宝了。她喜欢听那些走街串巷的挑着货担的人的吆喝声,有卖针线的,有卖白果的,有卖梨膏糖的。外婆是生活在烟火气里的。

外婆与邻居相处得很好。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还不情愿让她用那张八仙桌,外婆毫不声张地天天擦抹那张桌子,将桌面擦得亮铮铮的,光可鉴人,连四个桌脚都一尘不染。人家说,不用

匙,带弟弟和大妹妹玩。快中午要回家时,一摸口袋,钥匙不见了!到我们上午去过的地方和来回路上找了几趟,都没见到。我和弟弟非常紧张,觉得犯了大错。把大妹妹送到妈妈干活的地块边沿,然后躲着不敢回家。当然,很快被找回来,也没挨打。该做饭了,进了不了家,只好把门“摘下来”——老家的门是两扇,中间用搭链连接,然后上锁。每扇门上

七夕会

癸卯

兔年庚辰月,我于中医院动小手术。术后3天,喝妻所熬小米粥。3天后,软和易化米粉,成为主食。可老夫妻店,卷闸门上锁。连去数趟,均吃“闭门羹”。或许,二老身体,已不适合开店?或许……我不愿细想。好在吃粉,过于方便:医院侧饺子店。饺子鲜嫩、口感丰富。尝试过后,告知主治医生,她忙加制止:内揉胡椒,不可再食。翌日,我二赴该店,点份白生生、软乎乎米粉,冲两荷包蛋拌入粉碗,软和营养。住院20余天,我于该店吃荷包蛋米粉,不下10次。“金庭学校”旁,小店招牌上写有“杀猪粉”三字。我瞧见心动:何不试试?猪肝猪肺猪心猪血开汤,上浮香葱,倒入粉内,热乎乎;窄窄粉条,格外细嫩,猪下水之味,渗透其中,入口鲜美,令人叫绝。大湖口上,面粉小肉,食过数载。我抬腿迈入,酱汁肉作粉罩,人嘴融化,满口生津,7元份。医生闻讯,跪指称赞,且加8字:“能多吃吃,添加营养”。

翌日再去,我说,多放酱汁肉,“好嘞。”老板答曰:“每份8元!”出粉加罩,比昨日多了四五坨!

专门擦的。外婆说只是顺便罢了。不知何时,外婆就堂而皇之在桌上吃东西了,人家一点都没意见。外婆心软,见到有人来弄堂里讨吃讨水,从不冷漠以对,竟至有一次,她索性把自己烧的饭菜端上八仙桌,让不相识的拖儿带女的一家五人吃了个饱。邻居目瞪口呆,外婆则轻描淡写地说:“远房亲戚,刚巧路过我们弄堂。”

当然,外婆最要紧的事就是等着我来。我一走进有着牌楼的弄堂,就会小跑起来,我知道外婆已经等了我好长时间了,我更知道对于外婆来说,等我甚至已经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她内心的需求和满足。假如有一天我不去,我一定会跟她打招呼的,不然她会一直等着,等到天暗,等到月上中天。其实,这是双向的等待,我在心里也是等着见到外婆的,那是一份深挚的感情,而在这样的等待中,我得以愈加认识四达里,愈加心系四达里。

这是外婆的四达里,也是我的四达里。外婆离世后,虽说没有外婆的四达里,让我心里空落落的,不过,从此,四达里也成了

我心底的一块思念之地。前些天,我又走进了四达里。这一次,我是去看一下不久前完成的旧里修缮改造的。我看到历经风吹雨打的一栋栋石库门房子焕然一新——原先斑驳残缺的外立面补好了,红砖清水墙显得格外艳丽;坑坑洼洼的路段重新铺设了水泥,平整而光洁;蜘蛛网般的各种空中“飞线”规整了,不再杂乱无章;经常漏水、渗水的屋顶、墙面添加了防水层,下水道作了根本性处理,解决了堵塞问题;尤为瞩目的是,后门底楼的公用厨房被分隔成每家独用的了,墙面和地面都铺了瓷砖,还装上了门。我想,外婆知道这些会很高兴的,那也是她的夙愿吧,曾经有过的不少担忧可以放下了。

由于整个修缮秉持修旧如旧和保护利用兼顾的原则,原汁原味地还原了早期上海石库门的风貌。走在四达里,看到重现的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红瓦屋顶、白色窗框,恍如隔世,我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仿佛又看见了坐在楼门口等我的外婆。我明白,我已经离不开四达里了,尽管外婆不在了,但四达里还在;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四达里也是我永恒的归程。

盲盒打交道。掰开蜡丸,内是一张细细地折叠起来的长条的纸,纸条大概20厘米长、3厘米宽,打开纸条,我扫了一下,眼睛睁大,嘴巴张开,却没有读出来。有人说,念呀念呀,我只是说:“这是私人定制,这是我专有的。”有人凑上来要看究竟,我大声念了出来:“我是废柴/会长成一片森林”。

袜子通常摆放200个球,每个球里的诗句是唯一的、独特的,“我是废柴/会长成一片森林”,不早不晚被我抽中了,不能不说有点神奇。命运待我不公,由于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我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废柴。以后识字了,懂事了,我不甘心命运的安排,翅膀断了,心也会飞翔,即使是废柴,也可以燃烧啊,可以给别人一点亮光,尽管烧起来有点费事,但至少还是个柴啊,我从不奢望自己会长成森林,但从没有失去成为森林的信念,我将这个信念藏在内心深处。谁知道,现在竟然被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用盲盒这种形式所捅破,实在有点玄妙。

我被盲盒撞了一下腰。今年九月,我在半个月连续两次去心象美术馆参观青年新锐艺术家千夜的“诗迷宫”个展。诗人羽茵向我们介绍了千夜,千夜其诗其画,受到圈内人士高度评价,“诗迷宫”更是充满了创意。平时参观展览,只能观看,现在可以互动,对诗进行改动,可改一字,也可改一句,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都是一种崭新的交流方式。

在展馆显眼处,挂着三只红白相间的大大的袜子,心里不禁好笑起来,圣诞老人装礼物不是也用袜子吗?我们这些人到了扮老人而不是接受礼物的年龄了。第一次到心象,没有触碰袜子,那是一种不屑。第二次去,看见很多人都在袜子里摸索着,其神情就像拆盲盒抽到一个好签似的,然后,一堆人挤在一起,都在议论。于是心动,我手伸入中间的那只袜子,触碰的都是小圆球,随手捡了一个,取出,只见是一枚蜡丸,中间用蜡封好,这不是盲丸(盒)吗?不由得暗自好笑,这是我第一次和

盲盒打交道。掰开蜡丸,内是一张细细地折叠起来的长条的纸,纸条大概20厘米长、3厘米宽,打开纸条,我扫了一下,眼睛睁大,嘴巴张开,却没有读出来。有人说,念呀念呀,我只是说:“这是私人定制,这是我专有的。”有人凑上来要看究竟,我大声念了出来:“我是废柴/会长成一片森林”。

袜子通常摆放200个球,每个球里的诗句是唯一的、独特的,“我是废柴/会长成一片森林”,不早不晚被我抽中了,不能不说有点神奇。命运待我不公,由于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我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废柴。以后识字了,懂事了,我不甘心命运的安排,翅膀断了,心也会飞翔,即使是废柴,也可以燃烧啊,可以给别人一点亮光,尽管烧起来有点费事,但至少还是个柴啊,我从不奢望自己会长成森林,但从没有失去成为森林的信念,我将这个信念藏在内心深处。谁知道,现在竟然被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用盲盒这种形式所捅破,实在有点玄妙。



浪漫秋色(摄影) 沈继章